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
第八十三回 杉樹坡大賊遭小賊 梁山泊降盜散降書

話說戴宗、時遷看這情形，再將農人和火工道人的話合將上去，□成已有七八成明白斷定，只是總要檢查一下子。便把短劍在草中亂撥，不期撥出一件背心來，黑溜溜的顏色，兩人認得是水靠，（【眉】發現水靠背心，此中定有蹊蹺。）是會水性人著的，原料是廣東蕉布，在桐油裡浸得二三年，入水不透，□分堅固，所以在泥裡也不曾爛壞。時遷掩定鼻孔，忍著氣味，將劍尖一搯，挑在劍上一抖，在口袋裡面抖出薄薄一包金葉，（【眉】發現金葉是惹禍之根也，是歸順之根，此處切莫輕輕看過去。）一把小刀。索性尋時，又尋得一件，裡面還裹定些兒殘骨，更是腥臭不堪。劍尖劃去，口袋劃破，露出一塊布來，朱紅色印泥還未褪盡，正是「替天行道」四字，梁山的軍中暗記。兩人明白死者必是童威、童猛兩個。在路上特地穿在貼肉，以備危急時從水裡逃命，不料卻斷送在山上。（【眉】預備從水中逃命。偏死在陸地上，人事變化無常，防不勝防。）再尋時，更尋不出什麼。兩人低著頭，蛙行鴨步，倒退出荊棘叢中。

太陽已經帶紫，橫攔在半林上面。山上鴉鵲聲，漸漸啁噪起來。戴宗在坡上立定腳，望一望，想起這幾人生前都是好友，如今在荒煙蔓草之中，不禁長歎一聲道：「人生如此收場，真是可惜！」眼淚簌簌地直瀉。時遷也灑淚道：「看來梁山氣運如此，我們隨波逐流，將來也不知這幾根骨頭丟在哪裡？」（【眉】既痛逝者，行自念也，戴宗等當有此感。）說著，忽然旋風一陣拂面過去，遠遠幾聲鐘響，送到耳邊。時遷道：「這是玉露禪院的晚鐘，時光不早，我們去罷。」（【夾】須知此八字是說梁山情勢，不是泛泛從光陰講也。）當時腳下起勁，仗神行之力，頃刻到了村邊。

戴宗因恐被人看破行藏，離村不遠，便緩緩而行。碰見一個農夫，牽著牛在屋前打著稻場，便去借歇。農夫問道：「從哪裡來？」兩人答稱：「到此看風水的。本預備在玉露禪院過宿，不料禪院住滿了兵，禁止閒人，和尚沒奈何，指引到此。」（【眉】向農夫借宿，又是一番口脛，和上回細細比較，可悟行文方法。）農夫雖有些奇怪，因見戴宗禮貌周到，便帶去離村百步遠近，有座紅土地廟內安頓。廟中甚是荒落，連廟祝道人也沒有。戴宗、時遷幸喜備有乾糧不用著，就村裡討壺熱水，和著吃了。尋些樹枝，把大殿掃開一間，放下鋪蓋。走路辛苦的人，放倒頭，便呼呼睡著。

豈知此時稻熟，有個偷稻的賊逕來割取。他知道田裡有人巡守，便彎下腰，一步一步，順田埂子邊上俄延過去。（【眉】曲寫賊的心理刻畫入微。）才到廟邊，貼住牆，直起腰來，忽聽見裡面有人說話，心裡暗暗吃驚，莫不是神道顯聖。再仔細聽時，是個人說夢話，索性躡手躡腳走進去，格子眼裡張看，黑黢黢地不見什麼。聽了一會，無意中身子一側，那殿門本來稀鬆，稍微倚靠下子，便分開來。門樞裡面，因久積灰塵，全然不響。（【夾】此種情形，從何處試驗來？）星光和將殘的月映到殿上，約略見香案前睡定兩人。他估量下子，將門輕輕帶攏，走出來面向廟牆，探出懷中火石，敲火將筒點上，一手籠定。（【夾】怕人見其火星也。此類賊心，從何處體會來？）走進廟，放開殿門，只見兩人身邊，除一把茶壺以外，並無他物，道袍一件，卸在一旁。輕輕拖時，袖子壓在睡人身上，便不敢動。只伸手往袍裡摸摸看，摸到衣囊，有一包沉甸甸的，似是金銀之類。（【夾】賊偷賊。）忽然睡的人肩膀一動，他身不由己，往外就跨。跨出來，見沒有動靜，又輕輕帶上殿門。再把火筒照時，象是整包金葉，心下狐疑。仔細照時，忽聽得田裡叫道：「誰呀？」他情知道火筒拿得高，被遠遠望見。賊心虛，丟下火筒，翻身急走。

腳下有了聲響，立刻趕來幾人，他向前飛跑。後面人向前飛趕，正趕得起勁，一個大漢，恰迎面撞來，劈胸一把，登時掀定。待要掙扎時，後邊人一擁而上。（【眉】賊打算逃去，偏又被人捉住，一個大漢做前驅，餘人蜂擁而上，熱鬧極矣。）此時村中聽說捉賊，立刻有人拿火把來，半路上迎著，將賊人一照，一俱認得的道：「呸！原來又是張大瘋子。」

這張大瘋子是遠村一個無賴，（【眉】一偷再偷的是無賴。）上年為偷稻，已經被他們拿住，打過一頓，故此認得。再看時，廟牆角邊，還擱著一把鐵篋子，一個笆斗，人人都大怒起來，拖到村上。剛要打時，保正出來止住眾人，先去賊身搜一搜，搜出金葉來，這保正倒吃一驚。再看外包是塊印布，保正顛倒看過幾遍，總不認得印上篆字。問賊人：「從何處偷來？」賊人指著廟門道：「是這裡兩個睡覺的人口袋裡的。」保正回頭問眾人：「廟裡睡的是誰？」眾人說明如此這般。保正沉吟道：「這兩人也大有可疑，怕的也不是好人，怎麼身上那般衣服，配有這般東西？」眾人中有幾個暴燥的，就要去捉。（【眉】有人就要去捉，活繪出鄉愚不勝憤憤之概。）保正搖手道：「談何容易！你們通共不過二□多個壯丁，都不會得武藝。我們外邊這樣的吵鬧，哪能保他不醒？倘是大盜，只怕反要被他們傷幾個。你們可知道當年祝家莊，何等英雄，只為捉賊上惹起禍，幾乎被梁山踏成平地。」（【夾】倒勾一筆，在時遷真是眼前報應。）眾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只好將東西還他。」保正道：「還他也不必，倘若他疑是有意窺探，又要生出枝節。」（【夾】保正到底狡猾，心裡已曉得是梁山上人，盡有幾分疑懼，口中卻吞吐著。）我看官兵現住玉露禪院，離此不遠。著個會跑的去報官兵，請來檢查一下子，隨呈印布作證。倘若官兵看得無甚要緊，我們也可將賊捆給他看，還他東西，教他知我們是好人。」當下村中大眾，覺得這話有理，登時有人擎火把抄嶺路去了。

到玉露禪院，天尚未明。官兵中有位書記，識出印文，道：「這是『替天行道』四字，梁山上賊頭的暗記。前回我們在禪院捉強盜時，也曾搜得好幾方，和這個是一樣。」千總聽了，不敢怠慢，（【眉】哪敢怠慢。）忙點起三□名兵丁，兵器之外，都帶有軟繩套索、鈎連槍、留客住，直奔村裡來。到得村時，天光恰恰轉亮。

可憐戴宗、時遷兩人，才只披起衣來。戴宗探口袋，裡面東西沒有了，不免有些疑慮，告知時遷：「物件失得奇怪，我們快些打包走罷。」兩人手忙腳亂，紮起包裹。才背了走出廟門，官軍已到，戴、時二人仗著神符法，飛步跑去。官軍緊緊後追，不下五六里，戴宗回頭一看，官兵已漸漸趕近，心下暗暗叫苦，（【眉】心中暗暗叫苦，這時魂不附體矣。）只見那軟繩套索、鈎連槍、留客住麻林般上來。兩人急拔防身短劍，且戰且逃。無奈兵器太短，挑撥不開，三□多人伺候他兩位，還有甚不周到處，消得幾分鐘後，都橫拖倒拽過來，麻繩捆得結結實實，就村中喚輛小土牛車子，連人和先前的包裹都裝上去。保正也呈出金葉，官兵在保正家中，吃茶歇息。帶兵的千總人頗明白，獎勵保正幾句，簇擁著解到禪院。添撥人馬，押兩人到曹州去了。

此時梁山上宋江病得昏昏沉沉，吳用一個人苦心維持著，幸喜糧草充足，官軍未來，暫時不至於發生問題。戴、時二人一去杳無消息，索性置之不理。（【眉】索性置之不理，有無可奈何之意。）這日，忽得皇甫端密信，（【眉】皇甫端未死於關勝刀下，誠屬幸事。）說大金黏沒喝王子，因朝廷受平州張谷投降，勃然大怒，準備進兵南來。勸宋江、吳用索性棄了山泊，去投那邊，定得重用。吳用覆信：「等宋江病好再說。」從此皇甫端也不再通消息。原來自從欒廷玉任曹、鄆沿河巡檢使後，梁山上紛紛傳說：「種經略兵來時，便委他做嚮導，好剿滅梁山。」山上就有許多人怒髮衝冠，要決一死戰。為首的是李應，（【眉】撇清皇甫端，專提李應等的活動，文章的局勢為之一變，並為之一振。）以下石秀、楊雄等四□多好漢，暗中也結成團體，反對招安。吳用恰探得軍官團和種經略處已經通了聲氣，樂得借此抵制，便暗暗替他們主持籌劃。因為有此靠背，所以不肯輕棄基業，去投北方。從此梁山上暗中兩系，都極力進行，相持得□分急迫。

不料戴、時兩位下山兩個多月之後，忽然時大哥獨自一個，清晨來到忠義堂上。堂上眾人正會議未散，時遷手持一大卷紙片，吳用不及問訊，他早將紙片攤開來，從盧俊義起，每人一張，人人面前，都散遍了。（【眉】正慮時大哥不知去向，忽到忠義堂上散傳單，奇突之至。）大眾一時茫然，接過看時，原來是種經略《諭降檄文》，大略說：「果能悔罪，一律不咎既往；願歸田者，准予歸田，願投效者，准予委用。勿得徘徊觀望，以致攻討之下，玉石俱焚」等語。眾人看著，盡有許多交頭接耳。吳用審察情形，估量時遷已經投效官軍，劈口便問：「你在種經略部下當甚軍職？」時遷道：「現在領迪功郎，還是白衣。」吳用便不再問。（【眉】便不再問者，以位卑不足道。）時遷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。

原來（【眉】原來二字一轉，有正是山窮水盡處，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概。）戴、時兩人當日拿到曹州，恰恰老種經略已到，樂廷玉出城迎接，不曾回來，兩人囚在軍牢。過一日樂廷玉方到，提二人訊問。時還是早經認識的，審實那一個是戴宗，便不多問，逕押二人到經略轅門稟見。經略聞知被擒的有戴宗在內，便先提戴宗審問。戴宗此時也只得去死不遠，豈知經略顏色□分和藹。偷眼看時，旁邊侍立諸將，林沖、魯達等好幾個人都在其內，心下略寬。便把經略所問的事，從實供出。

問答了許多話，忽然經略問道：「你這神行的法子，是真會，是假會？」戴宗道：「會是真會，不敢假稱。」（【眉】問的細密，答的有理。）經略道：「如此，何以前日偏被他們追捉。」戴宗道：「這是小人該死，本來神行法，是忌渾的，小人一時忘卻，所帶乾糧，是牛肉粉和米粉，所以符法不靈。」經略問：「明早到教場試驗，你敢試否？」戴宗道：「小人今夜吃素，明早可試得。」經略點頭。又問時遷山泊上事，時遷因山泊上許多秘密，有眾人不曉得的，經略都理會得，便不敢隱瞞，從實說明。經略道：「到也罷。久聞你是走報機密的頭領，便想到你所知道的，必多似別人，果然不差。」吩咐鬆綁，（【眉】吩咐鬆綁，有意外之樂。）便有手下人將二人帶到旁邊一間耳房內，特地給戴宗一頓素齋，又洗了澡換了衣服，安穩地睡到次日天明。

頭一個推門進來的是林沖，接上史進、魯達、武松連焦挺等好幾個人人都來廝會，各人已是按品級穿上軍服。談話之間，戴宗方知經略久經注意到他，此時只要稍有勞績，便當重重提拔。眾人又將經略如何公平嚴正，從頭告知。戴宗聽了，不好說什麼。時遷道：「你們幾位哥哥都是好武藝的人，戴院長又會神行法，自然都不怕沒有勞績之處。似我這等低微的本事，在經略麾下，不見得有用處？」（【眉】到底賊人膽小心虛。）林沖道：「經略的用人，因材而使，你只要到他面前，他多少總看出你的用處來，你且莫慌！」說著，已聽見鼓角之聲，大家道：「經略到校場了。」引領著二人，走到校場。

經略已在將臺高高坐下，兩旁數□位明盔亮甲的將官，早經左右排開。頃刻，臺上點戴宗的名，戴宗應聲走過臺前。經略道：「戴宗，你今日可以試神行法了。」戴宗稱：「聽憑吩咐。」登時隊裡轉出四個人來，原是選好最會跑路的。掌旗官手執小旗，連戴宗五人，都引到校場西角站定。指點他們看時，地上早有石灰畫好的界線，繞校場成三道圓圈，約莫二百多步光景。（【眉】儼然一所運動場。）號令一下，□條腿齊齊努力。從梁山來的幾位將官，平時也只聽說戴宗會得神行法，並不曾看見過他和人賽跑。有時出門，因同行的緣故，總是步步跟著，也不顯得□分快疾。此刻都留神細看，□步以內，也不曾分明前後。到□步外，再看之時，□條腿剩得八條，方知他已去得老遠。更抬頭看時，標旗下面端端正正站定一個戴院長。登時臺上臺下叫好的聲音，倒牆一般。臺上早傳戴宗上來，給了衣甲，就派在眾將之中。經略道：「戴宗，於今保你走馬承受之職，此係五品職銜。（【眉】神行太保當日俺之始願不及此。）從白衣起，須積資四轉，方遞升到此。因你在奇材異能之列，不拘常格，特地拔擢。此後須謹從公！將向日野心，一切收拾！」戴宗諾諾拜謝。又傳時遷，且以白衣試職迪功郎。（【夾】從九品，竊賊得此，亦豪矣。）兩人從此在經略麾下。

過了好幾天，種經略從河東路調到馬軍提轄李成，鄆延路調到金明砦鈴轄聞達，都向轅門稟見。種師道知道兵馬已經到齊，召集將佐在經略行轅開軍事會議。經略先開口道：「我們這裡調來人馬，都是邊關勁卒。往時在河北、河西一帶，累立戰功，都用長槍大戟驍騎勁衝鋒陷陣。現今奉命南來，征討賊人。我看梁山雖是小小土寇，附近地形，卻多是蘆葦泥濘，夾著荊田積潦，我軍不得施展所長，上次呼延灼失利，正因這個緣故。諸位將軍和梁山賊徒累次苦戰，識得他們戰法。還望出平時經驗，共商良策。再者，梁山泊上也有幾位上等人材，平時尋訪不易。而且歷來官軍中，許多精兵勇將，懷慚抱恨，不好安身，都暫時羈縻在彼。對於國家，未必忘情。但官家未有招撫明文，未免各存觀望。倘若任意剿除，亦甚可惜。（【眉】孟子謂「地利不如人和」，馬謖謂攻心為上，種經略可與言矣。）今番用兵，這層還望諸位將軍注意！」（【夾】此王進所以能引進林沖諸人也。）經略說過，諸將默默沉思一番，樂廷玉上前獻議道：「宋江此賊，志不在小，所以累次破城，不肯佔領者，正是想官家不注意到他，卻好暗蓄勢力。等勢力蓄足之時，便一舉發作，驚天動地。卻也虧他抱定這種主意，將各山零股匪徒，收在一處，不致出為流寇，散開茶炭地方。於今趁他們內裡不和，彼此兩相監視，官軍到時，不能出大隊抗拒，可以就勢蕩平。但只怕他們到萬分緊急時，仍只有捨命衝出，化為流寇的一途。果真如此，大河南北，平原四達之地，只不免糜爛。（【眉】誠如尊慮。）小將愚見，目今官軍數目□萬有奇，應該劃分地段，布成長圍之勢，徐徐進逼。賊如衝突，便當截定；如其退去，也不急追，只慢慢地一步緊似一步，籠將上去。他們山泊上所恃的是港汊分歧，出沒無定。港汊所以看不清的緣故，因蘆葦枝葉，掩蓋住了。等再過兩月，水退草枯，霜寒風烈，官軍可以逼近水泊，因風縱火。小將聞得泊內只有幾處是瓦屋，其餘盡是草房。（【眉】逕乎不知發乎不意，此兵家要旨也。）蘆葦燒著，必定延到草房上去。賊人雖有水軍船隻，泊內水道不寬，火勢一逼，自然退避。那時官軍跟著火勢，直渡過去。梁山賊眾，自當瓦解。」經略回顧眾將道：「此策如何？」眾將同聲道：「此策確有見地，可以實行。」經略見眾人同意，即傳令王進、王定引兵二萬，從鄆城縣，進當水泊東西；李成、聞達引兵二萬，從曹州進當水泊西面；樂廷玉、扈成領兵二萬，繞出濮州南境，遮斷水泊北面；親統中軍三萬人，直指水泊南方金沙灘正面。又發游兵二萬，分為五隊，往來循環接應。（【眉】佈置有方。）別撥運河水師，分向大汶河，以及曹濟水道，列隊遊巡。各路軍馬，不問晝夜，多設踏白隊伍，步步哨探，聯絡而進。遇有賊兵，只以封鎖堵截為主，不得透漏一人一騎。又傳令林沖、史進、施恩、曹正、武松、魯達、焦挺、戴宗等，隨從中軍，辦理招撫事宜。

（【夾】不要他們廝殺。以全其友誼。）一面喚過時遷吩咐道：「今日號令已下，不過三日，官軍便要合圍。你先將檄文一千份，到山寨裡去散佈。寨中頭領有話詢問，可從實回答，不必隱瞞。事畢下山，迎大軍報告，算汝一功。」時遷奉命來到梁山，將檄文對各頭領當面散佈。

平時這位時大哥雖然在忠義堂上也有坐位，卻輪不到他說話。幾位有勢力的頭領，從不曾正眼瞧得一瞧。此時滔滔流水般一頓報告，忠義堂上眾人都呆了。（【眉】與上文遙相呼應。）吳用到此，方知朱武等中計而死，心下□分懊喪。時遷說完，向大家拱手道：「小弟是奉命而來，如今檄文散過，小弟公事已畢，和諸位兄弟，相見有日，（【眉】一則曰奉命而來，再則曰公事已畢，三則曰相見有日，時哉時遷也。）小弟去也。」（【夾】時遷也有在忠義堂出風頭之日，亦所以暗辱宋江、吳用耳。）一時眾目睽睽，頭領中有幾個禁不住露出摩拳擦掌的神情，看吳用鎮靜如常，都不好發作，不過議降議戰，盡有些紛紛擾擾激昂慷慨。

（【夾】八字相連，是崩壞中神情。）盧俊義高高坐著，終不開口。李應問道：「盧大哥，山寨到這地步，你老也該發表意見了！」（【夾】身為一系首領，到此要想出頭。）盧俊義笑道：「正是今日輪到我發話，但是我不消說得。（【眉】彼此心照，無言可說。）諸位兄弟耳聰目明，大勢所趨，難道還看不見，要等小弟說嗎？」

大家正談論未決，忽然嘍囉來報，花榮頭領病重身死。眾人相顧，又是一番歎息。弟兄情面上，先後都去祭奠。內中哭得悽慘的，是大頭領宋江。（【眉】嘍囉來報不是別事，正是小李廣病故，大有家敗人亡之概，宜乎宋江痛哭。）宋江近日大病新愈，吳用怕他勞動傷神，叮囑宋太公、宋清留宋江在家裡再養幾天，莫問外事。聞得花榮危篤的信，趕來永訣，已是不及。思前想後，（【夾】四字不關花榮的事。）放聲大哭。哀到極處，病又犯了。吳用也不暇顧及宋江，只是忙忙佈置。（【夾】非戰也。）此時山下四路酒店，知道官軍大隊將到，俱從速收拾，退進泊來。官軍四路人馬兵不血刃，直抵水泊，紮下大寨。早晚鼓角聲音，忠義堂上，依稀聽得。登高一望，□來萬人馬，煙火連綿，旌旗接屬，端的水洩不通。（【眉】敘梁山結局。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概。）

山泊上石秀、孫立等，好幾回催吳用設法破敵。吳用只勸靜等時機。（【眉】吳用深心大用，非汝輩所能及料。）他們真正耐不得，石秀、楊雄、孫立三個人逕來和李應商量，背著吳用，私自出兵。石秀道：「於今吳軍師眼看著如此，偏左推右托，一籌不展。天氣漸寒，快到深秋，我們水泊雖說周圍八百，其實港汊居多，陸地直徑，才只三四□里。幾萬人馬，帶上家眷，編茅蓋屋，密密地排著。只要官軍趁蘆葦枯黃時候，一把火，我們不都成赤壁冤魂嗎？」李應道：「說起軍師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呢。軍師連日秘密造冊造得忙。（【夾】又造冊，蔡京一次，此是第二次了，畢竟還有秀才習氣。）蔣敬兄弟昨天來我這裡道，錢糧出入，點清楚了。聽說還差別人將各路人馬器械，都檢查一番，登上冊子。」楊雄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石秀嗤的一聲道：「你不明白

麼？這是投降的預備，不過撇我們在圈子外罷了！」（【眉】一語破的。）話未了，楊雄、孫立齊齊大怒起來，道：「我們就死也拚一拚。」畢竟如何拚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戴宗、時遷投種經略，花榮死，皇甫端不歸，梁山只七□九人。

樂廷玉的建議，石秀也同時慮及，可見梁山地盤，實非可守者也。秋風